



陈祖芬的中国故事 3

孔雀 西南飞

- 陈祖芬 著
- 河北教育出版社

I25
431



3

陈祖芬的中国故事

孔雀 西南飞

○ 陈祖芬 著

○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雀西南飞/陈祖芬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5

(陈祖芬的中国故事; 3)

ISBN 7-5434-4209-4

I. 孔… II. 陈…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9229 号

丛 书 名 陈祖芬的中国故事

书 名 孔雀西南飞

作 者 陈祖芬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4.125

字 数 87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5434-4209-4/I·592

定 价 5.4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孔雀西南飞	(1)
太阳从这里升起	(61)
得人心者	(75)
精神之光	(92)
又见攀钢、又见攀钢	(109)



孔雀西南飞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引自《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摩托车开成了碰碰车

他说第一批骑摩托车的，全没了。全没了？多少人？十八人，百分之百地全没了。那是哪年的事？大约是1982年以后吧，那时刚刚时兴嘉陵摩托。



这里出门就是山路，老得盘山拐弯，难免把摩托车开成了“碰碰车”——不定与哪辆车、哪座山碰撞了。现在车祸的比例低了，几十万人的攀枝花市有了上千辆摩托。小车司机对我说着，把车倒着往上开。那山坡大约有三十五度陡。刚才从山上笔直往下开，我已经有点怕。下边那条山路窄，车不能掉头。如今干脆车尾朝



上、车头冲下地倒着往山上开，我在开车追杀的惊险电影中也未看到过这种倒着上山的特技。苦于不能跳车而出，而司机还笑笑地在说摩托车手前仆后继的故事。

我还是看看山吧。云落山里，山入云中。云一样的山，山也似的云。这里一年日照时间长达二千七百四十三小时，所以号称太阳城。远近左右的山在大太阳下进行不同的光合作用：浅棕、深棕、棕绿、灰蓝、暗蓝、土黄、青黄等等。远山像套色剪纸，近山像实心窝头。不远不近的山与云相融，像温柔丰腴的女人。就在眼前的山瘦骨嶙峋，像一个刀砍斧凿、受尽磨难的历史老人。

这个山城的历史很短，在 50 年代末还只有七户人家。后来要在金沙江畔方圆二点五平方公里的山地建钢铁厂。都是山怎么弄？弄弄平么。于是这二点五平方公里就取名弄弄坪。如今每一万人中只有八个是当地人，真正一个山坳里的移民社会。第一代移民带来了各省语言的荟萃和各地文化的集锦。率先移民、敢于移民的，往往素质较好。移民和移民的后代，第二代攀枝花人，血统各异，集其精华。孩子穿得比成都姑娘超然脱俗，长得比北京姑娘窈窕俊俏。男子汉么，眼前这位倒着上山的司机已经使我震慑于他的胆魄和机智。

男子汉突然说，车快不能开了。真的，刚才的大太阳怎么全然没了踪影？下午四点钟竟然黑如泼墨。接着就是雷劈电闪，雨暴风斜，冰雹如竹筒倒豆子般蹦落下来。黑漆漆变成白茫茫，舞台换布景也没这么快。很多汽车都停在路上不敢开了。前方一辆大卡车上，一位先生和他新买的大冰箱，只好听凭暴雨的肆虐。这天，怎么说变脸就变脸，没有过渡，没有中间色。这里的大太阳照个彻底，这里的大暴雨倒个彻底。坐在我前边的人摇开车窗。我说雨打进来了。他说这天气山上常塌方，别把我们砸了，他得密切注视着



山上的险情。我们的车在山下冒险开着。阴风怒号，乱石穿空。路上已经铺满了天上下来的积水和山上下来的塌方。我生死由天。一旦我们被塌下的巨石命中，不过如同那第一批的摩托车手那样为山城的前进作一点铺垫。后人会笑笑说：1990年4月下暴雨那天，一辆小轿车里的人全没了。

小车停下了，到了我下榻的攀枝花钢铁公司的南山宾馆。九年前我在攀钢招待所住过近两个月。一间屋除四张简陋的双层床，再无其他。我希望有一只台灯晚上好工作。人家为我采访方便，当即挪走三张双层床，搬来两把藤椅和一只台灯。还有，窗户上没有窗帘，透明度太大。人家又拿来一张大花床单，一挡很严实。条件很好了。人家说。条件很好了。我说。如今我顶着一路冰雹、塌方，突然站在南山宾馆富丽堂皇的厅前，感觉中自己像童话中的角色经过了九十九座山，经历了九十九次磨难，终于来到了灿烂夺目的仙宫。我顾不上给“南山”打分是几星级，我只觉得越是艰难的地方越是应该享受到现代化。何况这里的人在创造一流的业绩。他们一位计量处处长在日本筑波，意外地看到了攀钢的照片，关于生铁冶炼和钢铁分离技术。中国冶金工业进入筑波的只这一家。远金沙江畔的攀钢人还不知道呢！

晚饭后，只见窗外是洗涤一新的青山蓝天。晚八点的太阳还是那么大，只有太阳城才有这样的大太阳。山坳里射出的一缕缕七彩的阳光，给这里的一切化着晚妆。除了水坑，地都干了。简直不能想像刚才有过那冰雹，那塌方。走到平台前，忽见偌大的玻璃门给风刮碎。不用开门，就可以从碎玻璃间破门而出。只这门印证着刚才确有过暴风雨。晚八点半我驱车出去采访，一路就见这儿那儿塌方滚下的石堆。车再开不过去了，前边的塌方把路面都堵塞了。返回。司机小心地在有限的山路上掉转头。我目测着会



不会有一只轮胎朝悬崖那边“越位”。真玄。那也得掉头，否则总不能再让我体验一路倒着开车回去的特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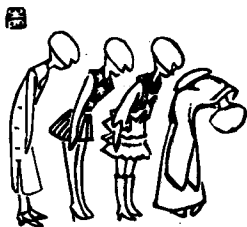
“你是最像孙中山的”

他去广东中山县，一群姑娘远远尾随着他。她们终于特崇敬地围上了他：先生，在所有演孙中山的演员中，你是最像孙中山的。

不过他没像孙中山那样留着胡子。他连头发都不留，只一个板刷头。思路偶尔“停电”时，他灵活地伸出那短短的胳膊，用他那圆乎乎的小手顽童似的抓几下“板刷”。那上边似有什么机关，这一抓，思路又正常运行。是的，如果孙中山再兑点调皮，兑点幽默，兑点童稚，兑点乐天，兑点无拘无束，透心透肺，那就像他。

他赵忠玉可从来没想到要去演孙中山。不过他每天上班也确如粉墨登场进入角色一般提足了精神。个子虽矮而精神不矮。人说你真像日本人。他说你错了，是日本人像我。这些年他常与外商谈判，人问与外国人谈判觉得怎么样？他说我在他们面前不也是

外国人？与协作单位饭桌上谈判，少不了捏着鼻子喝两口，于是明白话当酒话说。他那饱满的额头里，什么时候都明明白白地想着攀钢十几万职工、家属的利益。他在白宫看到美国历届总统不论政绩大小，从华盛顿开始一人立了一个铜像。他说他当总经理时大家别宣传他，他下台后也别搞臭他。他在台上欢迎大家提意见，他



下了台谁再提意见谁就是小人。他那清亮、聪灵的眼睛，好像在向世人证明一条真理：真的和善的才是美的。他那挺拔的鼻子向这世界高擎着，呈现钢铸似的承受力。人说攀钢这么大压力也亏得他顶得住。他笑道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么，我个子小，才一米六。他一笑，充溢着善，闪烁着调皮，孩童般地纯净，不能想像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但从背影看，他的背竟



是有点驼了。这背上，实实在在地压着十几万人的利益。所以他需要打点起精神。他说话嗓门很高，他说个子矮的人嗓门高。或许嗓门高能使人长高，能给一个企业提神？于是他有咽炎。他的笑声和话声是同步的。笑声如河流，话声如河里的船。河水载着船，船拍击着水。每每他说了话离去后，总还感到是河水载着他走的。船走了，船划下的涟漪一圈一圈地、悠悠地、悠悠地才平静下来。

他作报告，往麦克风前一站，一口气讲上三个小时，从来不用发言稿。腿是用来站的。眼睛是用来与大家交流的。他说如果有一天站不动了，他就不作报告了。他说话好激动，所以双手往口袋一插，免得说到忘情处手舞足蹈碰了人。他讲的是极流利的常州普通话。有时免不了问大家：我说得是不是太快？我的南腔北调听得懂听不懂？台下听者正听得张着嘴笑，定格似的笑。早上喝了稀粥的也舍不得丢下报告去“方便”，如同听相声似的生怕漏了一个包袱。他说话的诀窍，其实也很简单：说真话。精彩和忠厚，在他身上如此地融合贯通。和他在一起，感到率真、友爱、气势、信心、包容；感到天更大，地更宽，生活更美好，人更像人。



赵忠玉说，一个经理钱不要装错口袋，睡觉不要上错床，尽可以放开胆子工作。他说他是风筝，线在党委手里，怕什么？这只风筝也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风暖风里，才能自由飞翔。他从二十三岁开始在鞍钢当科长，之后当了二十四年科长。看来他要当一辈子科长了。但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底开始，他一年里来了个三级跳，从科长升到处长升到攀钢副总经理。至1981年公司总经理黎明上调到冶金部任第一副部长，就由赵忠玉主持全面工作了。我们的报告文学往往写一个前任厂长扔下一个烂摊子，新任厂长使工厂腾飞，于是显出英雄本色。攀钢的前任经理黎明早已显出英雄本色，交给赵忠玉的是一个盈利、向上、在阳光中崛起的企业。公司上下对赵忠玉的要求就高了。攀钢条件又艰苦，一线工人很多是从四川农村招的。来的时候十八九岁，然后回村找对象。一年探亲一次，孩子不认识爸爸。孩子对爸爸说：你不是我爸爸，我家里有个爸爸。家里还有个爸爸？孩子用小手指着墙上的照片：这是我爸爸。爸爸看着自己的照片。可以铸铁、可以炼钢的钢铁汉子心头一酸，两腿发软。终于孩子懂得这爸爸就是爸爸了，爸爸又要离家了，如期返回炼钢炉旁。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工人吗？赵忠玉说，外国人可能都不能想像这经年累月的夫妻两地生活。越是在偏远地区工作的人，越是不能亏待了他们，不能造成他们的心理不平衡。否则公正吗？赵忠玉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尚待解决、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人为中心的问题。他说人的致命“弱点”是被人尊重。先有尊重，尔后有积极性，尔后才能按着优胜劣汰而不是优汰劣胜的规律进化。

攀钢给每家安上热水器，公厕是白瓷砖加马赛克。赵忠玉要攀钢的人养成天天洗澡的习惯，让攀钢人上厕所不用跟着感觉走。他说攀钢的文明要从洗澡开始。



“省长不省长我不关心”

攀钢文体楼的游泳池昨天一个孩子呛水溺死。今天没人再敢来。关门。看来，干脆停业一些日子。

空无一人的游泳池凄清、惨人。

这时意外地来了一个人。平时不见他游泳，今天非要只身走进这流泪的池子。游泳池要管理好，不要死人。这是第一。他说，但是哪有死了人就不游泳的？

服务员们不无惊恐地看着赵忠玉走下池子，浮上水面。池水蓝得温暖，清得诱人。赵忠玉完好无损地披着一身碧波霞光走了上来。

游泳池照常营业。

游泳池在金沙江畔的“水上宫殿”里。这是一幢十一层的攀钢文体楼。攀钢的楼都是顺着山势建的，所以跨进文体楼大门就是第七层半了。这里有一个被艳红的三叶梅和晶莹的喷泉层层叠叠包裹着的层顶露天茶座，叫叠翠园。茶客穿着汗布背心，抛却拖鞋，敞着光脚，由着清爽的江风按摩那一个个快活自在的脚趾头。我站在这七层半处，不知该往上下左右哪边走。游泳池里旋转着好多水上碰碰船。游泳池下是保龄球室。五角钱打一盘。赵忠玉说了，不管条件够不够，也要叫攀钢的孩子们知道什么是保龄球、碰碰船。电子打枪，四角钱可以打十发。打中一发，蹿出一只惊慌的兔子或是狼狈的唐老鸭。一侧的电影院宽宽绰绰地放下一千四百个座椅，冷气充足。靠制冷机？不，是抽上了金沙江边的冷空气。嗨！保龄球室外边是两个露天舞厅，中老年的和青年的，自由选择，白天用作旱冰场。更有台球室、健身房、图书馆、棋室、录像



室、外语角、商场等等等等。在露天舞场和室内舞厅演唱、伴奏的，都是攀钢的业余音乐爱好者：工人、工程师、医师等等。一曲《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唱得相当精彩。我想认识一下这位歌手。我在满场旋转的舞伴里穿行。那一对对舞伴好似故意转到我眼前，向我展示他们的服装。我团团转着想着芭蕾舞《天鹅湖》中王子在翩翩起舞的天鹅群中寻找公主奥杰塔。结果我找到的不是奥杰塔，不是歌者，是攀钢年轻的画家，叫董小庄。去年中国美术馆还举办了他的个人版画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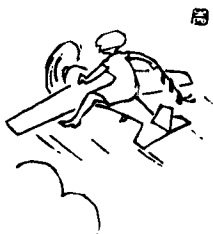
攀钢的世界真精彩。

攀钢每个生活区都有一个规模不等的文体楼。后来我去过枣子坪生活区文体楼。那一片住的多是一线工人：炼铁、动力、烧结、焦化、修建等。职工可以坐上公司的大轿车去攀钢文体楼，也可以就近在这个文体楼享受生活。各有所好，各就各位。夫妻吵架了，到这里免费茶座摆龙门阵耍耍，气就消了。如同楼里的电瓶应急灯，一旦停电，六秒钟就自动亮灯。舞厅里的球形宇宙灯旋转出七彩的光。我记得九年前我来时，枣子坪坟头接坟头，那是为开发攀枝花付出的牺牲……



我和接待处处长李惠田一起坐在攀钢文体楼的舞厅里。他耸着肩，昂着头，两只胳膊肘拄在桌上，双手交叉着任夹着的纸烟慢慢燃去，与满场舞伴们一起沉醉着。别人对我说，他没上过碰碰船，没去过健身房。他呢，还在那里支着胳膊肘，为舞伴们的幸福而幸福着。李惠田带我走到冷饮厅。这里一元钱就可以吃一客三色

三球的冰淇淋。一个个家庭正围桌而坐共享天伦。这文体楼，说句俗话，吃喝玩乐全有了。说句雅话，群贤纷至，老少咸宜。某副省长来到这冷饮厅，旁人向正在速食冰淇淋的一位工人介绍，说这是副省长。工人说，省长不省长我不关心，我就关心攀钢的生产。副省长笑道，你们的工人真诚朴实，真正是热爱企业的。又问这位工人现在有什么打算？工人说，我现在是副司机，三年后当上司机是我最大的愿望。



副省长快活地笑起来。我想起赵忠玉的话：文体楼的工作里有钢有铁有公司的利润。这个工人只想着把自己这份工作做好，就是好工人。何需他关心他够不着的事，何需他讲他自己也不明白的话。交通要搞好，须各行其道。国家要搞好，须各司其位。不必让每个人都变成厂长，变成主席，变成政治家。我思考你的事，你思考我的事，就会出现思想、意象的交叉、顶牛、撞车。思想的天空里太多碰碰车。

三个月后，今年7月，北京帅府园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举办攀钢职工版画展览。我想起那个年轻的董小庄，想起他说过的攀钢版画群体。7月23日中午我去看画展。邻居说这么闷热还出门，今儿是二伏天！我想起有个儿童片叫《胖太阳》。如今觉得二伏的太阳真是太胖了，胖得别人都变瘦了——在阳光下蒸得发瘦了。走进展厅大门口，两位检票员热昏了一般。一个趴桌上，一个脑袋大体还竖在头上。我给后一个递去参观券。他愣着，定格，然后用慢镜头接过去。他好像不明白我这个观众为什么要交他参观券如



同我不明白他这个检票员为什么连接过票都不会。于是我的脚步也变成了慢镜头，我迟疑起来，不知道是不是走进了被胖太阳晒死的无人区。

跨进一楼展厅，好似一步跨入了一个比胖太阳还热辣辣的世界。迎面一个被火焰吞噬的炉口，突现一个好似几块钢片拼接而成的简练的头型。那是一个奋发呐喊的炼钢人。又一幅，叫《花脸钢包》，把钢包和脸谱结构成一体，给人一种四川青铜的质地感和民族原生的力量。那一幅，一截粗大锃亮、手感很好的钢轨，上方有半瓣残缺飘零的红叶。又一幅，深浅不同的蓝的基调上，可见一只男人的脚与一只女人的脚，使我好像听到人与钢碰撞的音响。我继而看到《色彩的流动》、《裂谷神韵》、《梦的系列》、《分与聚的系列》、《火把节印象》、《钢铁结构》等等。我好似进入了一个《博》的《新的工业空间》。

博大的攀钢，才能产生博大的攀钢版画。我忘却了胖太阳，我只看到攀枝花。“攀枝花是植物是树是花是城市是钢铁也是艺术。”我丈夫在画展留言簿上挥笔。

家电病历卡

我面前端坐着一尊菩萨。

我离开攀枝花到成都采访时，不期遇到了赵忠玉的妻子邹豫征。我想起以前见过的一尊尊观世音的塑像，那五官好似照着邹豫征塑下来的。

当赵忠玉的部下可以充分发展个性，当赵忠玉的妻子则要善其身，洗其心，慈悲为怀，砺炼修行。午夜后赵忠玉回得家来洗完澡进屋，邹豫征问：热水器关了没有？赵忠玉说忘了关了没有。邹



豫征走去一看,说果然又没有关。赵忠玉说他今天思想太累了。邹豫征知道他人回了家,神不会同步回家。只好天天等到凌晨他回家,等到给关好煤气热水器,方敢入睡。

只有晚饭后,赵忠玉可能在家看电视新闻,尤其是攀钢电视台的新闻。有时他往沙发上一靠就睡着了。是真睡着还是闭闭眼呢?或许他还听着呢?还是别换台了。邹豫征慈悲为怀地看着累得不行的赵忠玉,陪他这么坐着,坐着。

邹豫征住院了。赵忠玉去看她。怎么样?好一些吧?好一些了。没什么事吧?没什么事。没什么事我就去看看别的病人。

赵忠玉看公司的病号,看了很长时间。终于回到妻身边。没什么事吧?没事。没事我得走了。

赵忠玉到底是来看她还是借着看她而来看望病号们?她毕竟不是泥头泥脑的菩萨,心里不免黯然。然后又着急,他这样别累垮了。劝他吧,他会讲:这担子压在你身上你也得这么干。说起来,还要他怎么样呢?她煮面条,他说好吃好吃。她煮稀饭,他说他一见稀饭就没命。她菜炒咸了,他说咸了下饭。她菜炒淡了,他说淡了可以多吃。孩子稍一挑剔饭菜,他立即说:你们不动手就不要挑剔。

我想起赵忠玉说的:“我是妻子领导下的丈夫负责制。栗素娟则是丈夫领导下的妻子负责制。”

栗素娟说,她丈夫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她和她丈夫,同岁。同年同月生。1976年以前同是车间团支书,又同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后来都有了读书的机会。丈夫说人活一辈子要干点事,但孩子不能没人照顾。我们两人合做一件事不好,还是你一人上学吧。我读函授,可以不离开家。这以后他又



叫她去东北工学院读管理工程学。从 1984 年到 1986 年。不，她说什么也不再离家读书。她欠他太多。让她当一个贤妻吧。他做了她半夜工作。她整整一夜没睡。她 1986 年从东北毕业回来，1987 年开始在攀钢的附属企业公司一人管七摊：劳务大队、计划生育办公室、家电服务部等。譬如文体楼的服务人员就是她那三千五百七十人的劳务大队派出的。附属企业公司一万三千人，文化层次偏低而生育能力很强，现代观念略少而育龄妇女太多。达九千七百零五名。然而晚婚率几近百分之百。那么她要做多少工作，说多少话？

她穿着亚麻色衬衫和黑旗袍裙。两道深黑的秀眉，一个端直的鼻梁。一头浓重的黑发乌云般地堆在她那俊俏的瓜子脸上。三十八岁的她，什么都精神，就是声音不精神。讲话过多，也得了咽炎。我请她陪我去家用电器服务部看看。并不算大的店堂里，电视机、冷风机、录音机、无线电、电扇、冰箱等，从电子管到集成电路到遥控，从老掉牙的到最现代的，从西欧到东洋，全是“几代同堂”。譬如电视，这十年里，光是从日本进来的就几代了。我国的电视在十年里好似跨越了几十年。这个小小家电服务部如同是十年改革巨变的陈列馆。



服务部的工作人员都跟着潮流走：只有学到老了。他们说。店堂里边是一间不算小的教室。安徽大学家电专业 1988 年分来的大学生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当教师。每周讲六节课。公司规定攀钢职工的家电一律免费维修，只收材料费。家电有病需上服务部“住院”，服务部抬起双门冰箱上

坡、下坡，车接车送。家电有小病，服务部“送医上门”。攀钢每户都有编上号的家电维修证，写上姓名、住址、单位、编号等。如同家电病历卡，又如户口登记。服务部还有相应的“攀钢家电服务部接件电话记录”。上有顾客姓名、故障、原因、预约时间、处理情况、接电话人签名等。公司从去年开始又要求为职工定期清除电视机的灰尘。去年清除了六千六百六十七台。每年要清除七千台。谁让赵忠玉1984年就要生活服务公司为职工一下代购了二万零五百台电视呢。



在我看来，家电有毛病，一个电话就有人上门服务，简直不能想像有这等美事。何况为十几万职工、家属服务的家电服务部一共才六十人，其中还安置了部分有残疾的青年。然而用户还是常有意见。攀钢人对免费上门服务等都已习以为常，认为自己的事就是攀钢的事，所以都是应该的。电源拔不下，一个电话打到服务部叫人来拔。修好的冰箱送去了，用户又说这不是他家的，硬说是服务部给掉了包。一旦服务部人手倒不开，上门不够及时，可能就要行使民主权利，告到《攀枝花报》。当然服务部也不可能绝无疏漏。重要的是人家是把你当自家人才有话就说，有气就发。干吗不让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呢？难得这种上上下下一家人的无间的气氛。总之栗素娟一进报社，报社就说：你又来了。栗素娟哑着嗓子一笑：我又被告了。

我想上栗素娟家里去一下。她说没什么可看的，结婚时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果然，五斗柜、书柜等还都是婚前丈夫自己做

